



# 徳川家康

04

〔目〕 山岡庄八 著

A scenic view of a river valley. In the foreground, a stone bridge crosses a river. In the background, there are hills and a stone wall. A signpost is visible in the middle ground.

# 徳川家康

— 1 —

# 德川家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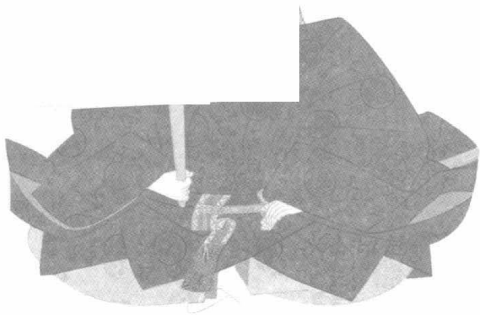
04

〔目〕

山冈庄八 著  
陈都伟 译

策划 柏杨

南海出版公司 二〇〇九



---

# 目 录

---

一	母子重逢	1
二	今川败子	16
三	“主公进城”	27
四	信长择敌	39
五	美女卧底	51
六	清洲会	64
七	风流舞	81
八	筑山御殿	103
九	琴瑟失调	116
一〇	奇人军谈	128
一一	一向宗暴乱	140
一二	阿万出逃	159

目  
录

一三	家有诤臣	177
一四	名枪战死	189
一五	三条大鲤鱼	202
一六	曳马野之围	222
一七	筑山发威	236
一八	内庭之道	248

## 一 母子重逢

永禄三年五月。

风雨来临之前，阿古居城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全城上下顿时陷入一片喧闹和慌乱之中。那位客人只带了十余骑随从，来到大门前，也不通报姓名，只说想见竹之内久六。

虽然信长并未令久松家出战，但大高城近在咫尺，阿古居和清洲之间的通道被切断，敌人随时可能来袭，所以久六一身戎装守在城楼上。

“他说只要见了面，就知道他是谁了。”难道是清洲派来的密使？听到士卒的报告，久六纳闷地走出城。来访者已经下了马，正昂头凝望着高高耸立的洞云院古松。

“我就是竹之内久六，请问阁下来自何处？”久六一边说一边走了过去。那个来访的年轻武士平静地转过头来。“啊……您是……”看到来人圆圆的脸庞、红润的嘴唇、丰满的耳朵，久六不禁惊呼起来。

来访者微微笑道：“我只是路过此处，并非松平藏人佐……想到贵城稍事休息，一人进去即可。”

久六慌张得点头不迭，“哦？只是个……过路人。夫人该多么高兴呀。我立刻去通报。请您稍等。”

自从竹千代去了骏府，久六再也没有见过他。但在热田时，久六经常给他送衣服和点心。那孩子宽大的前额和红扑

扑的脸颊至今未变。

久六在於大卧房的庭院里便喊叫起来：“夫人，有贵客……”他尚未说完，已经哽咽难言。

“贵客？”於大今年刚刚生下小儿子长福丸，她听到久六的喊叫，将正在吃奶的长福丸轻轻从胸前推开。看到久六异常的表情，於大心中顿时一紧。“难道是大高城来的……”

“嘘——”久六止住於大，“他说他不是松平藏人佐，是个过路人……”

於大点点头，全身颤抖。占据着大高城的松平藏人佐元康是敌方大将，不可能公开要求进入阿古居城。“你赶紧将他们迎进来，不得怠慢。我立刻去告诉佐渡守大人。”於大如在梦中一般。元康于昨夜向丸根发起进攻，今日拂晓，成功地攻下了要塞，并杀死守将佐久间大学盛重。他完美的战法一时间声名远扬，当然也传到了阿古居城。

攻下丸根后，松平元康代替鹤殿长照据守大高城，准备投入下一次战斗……他竟在战争间隙抽出时间，直接拜访阿古居城来了。於大胸口发疼，全身滚烫，她甚至不知是如何走到丈夫位于兵器库前的军帐之中的。

久松佐渡守俊胜知道松平元康来访，也难以置信。“真的吗？”他睁大眼，敦厚的脸露出震惊不已的表情。

於大以为丈夫对元康抱有警惕之心，便小心翼翼问道：“大人，要见见他吗？”

“噢，当然！”俊胜用军扇拍打着胸脯，“松平家和久松家颇有渊源。我还是不立刻过去为好，你应该有许多话和孩子说。我会马上备好酒宴。你们且尽情叙母子之情……三郎太郎、源三郎、长福丸与他是同母兄弟，让他们见见面。明

白吗？”

於大顿时泪眼模糊。丈夫俊胜并不是那种武功盖世的英豪，但从他身上，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温暖的人性。

“这位贵客不但对你意义重大，对我俊胜，对孩子们，也都十分重要。”

“妾身明白了。那么，我到内庭书房去了。”

“一定要好好款待他，虽然我们家没什么好招待的。”

於大先回到自己房内，叫过三个孩子。长子三郎太郎已十二岁，快要举行元服仪式了；源三郎七岁；长福丸还不到一周岁。待孩子们穿戴整齐后，於大吩咐长福丸的乳母：“等我叫人来传话时，将三个孩子带过去。”吩咐完毕，她独自向内庭的书房走去。於大嫁过来后才建成的书房院内，点缀着松树和岩石，院角还有一片安静的竹林。

於大故意绕着外围的走廊走，她要让儿子感受到母亲正在一点点地靠近他。

书房内，松平元康静静坐在上首。身边不见随从侍卫，只有他和久六摇着扇子，相对而坐。

“欢迎光临。我是久松佐渡守的内人。”於大努力控制住内心深处的激动，在入口处坐下。虽然元康如今尚未进入冈崎城，但松平家和久松家的地位依然相去甚远。

元康和於大不约而同抬起头看着对方。於大的眼睛湿润了，元康的眼里则洋溢着深沉的笑意。他忽然起身，从久六面前走过，直奔於大，抓住她的手。“这里不方便说话。”他低声道，随后拉着母亲在身边坐下。

“今生有缘……”元康凝视着於大，不禁热泪盈眶，“自降临于世，一直蒙您照料。元康一天也不敢忘记。”



於大想笑。三岁那年被迫离开母亲的儿子，就在眼前。从六岁那年到现在，这个儿子一直过着人质生活。於大此生唯一的希望就是和他重逢。而现在，她日思夜想的儿子正微笑着抓住她的手。那脸的轮廓、那眼神，都酷似他的外祖父水野忠政，连那双抓住母亲的手、那手指甲，都是那么相似。

“能见到您真好……”元康俨然是个男子汉，全身充满阳刚之气，但双手却很是柔软温暖。於大将那种感觉牢记在心中，轻轻挣开手。“正值战乱，没有好东西招待你，请在寒舍好好歇息。”

“多谢。本多夫人经常提到您，说您是女中豪杰。”元康用扇子遮住脸，偷偷拭去眼角的泪水，恢复了笑容。

“女中豪杰”的说法稍显生硬，仿佛於大是个英武之人，实际上，眼前的母亲声音柔和，皮肤细腻，性情温顺。这应当是一位从不会生气的母亲。如今，儿子已经大得不便再接受母亲的拥抱，而母亲却还未老到可以接受儿子的拥抱。

“听说您离开冈崎城时，我才三岁。”

“是。你那时候胖乎乎的，被人抱着，一直送我到城门外，你恐已不记得了。”

元康点点头：“是。每次听姑祖母和祖母提到此事，孩儿都忍不住流泪。”

“哦……一切仿佛就在昨日。但你如今已经成长为威武的大将了。”

侍女们端着茶水和点心进来。元康忽然后悔，自己居然没给母亲带任何礼物来。

“你有了孩子？”於大想询问元康的孩子——她的孙子的情况。元康不禁眉头紧皱。“都长得很好，留在骏府。”他

含糊地回答，轻松地转移了话题，“听说我又多了几个兄弟。”

“是。他们都已经换好衣服，等着见你呢。”

“真想见见他们。能让孩儿见见吗？”

“好。带他们到这里来。”

久六应声离去，房内只剩下母子二人。

“竹千代……”

“不是竹千代，是元康。”

“不，是竹千代……你出生时，出现了各种吉兆，你一定会成为日本第一武将……能够建立奇功伟业。”

元康吃惊地看了看母亲。她刚才柔和温顺的神情消失了，让他想起坚强的本多夫人。他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，郑重地点点头。

笼罩在田乐洼上空的乌云此刻飘移到阿古居谷，抛下大滴大滴的雨点。元康听到雨水中夹杂着孩子们脚步声。

虽然元康在冈崎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但一个出家，一个病魔缠身，他实则十分孤单。不过比起这些，元康更在意留在骏府的妻子和孩子。如果此次出征胜利，孩子们则可能逃过一劫，但若是失败，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？孤单之感促使元康特意前来看望母亲。他对于大生下的这三个同母异父兄弟备感亲切，也正是他心中的孤独使然。

“来，进来见过客人。”於大声音柔和。在她的催促下，三个孩子依序进来，在元康面前坐下。

“噢！”元康不禁失声叫了出来。大概是因为孩子都偏像母亲吧，最前面的那个孩子和少年时代的元康一模一样。不，第二个孩子也很像。第三个孩子还在襁褓之中，由乳母抱着。

“我叫三郎太郎，请您多关照。”

“我叫源三郎，请多关照……”

“这是长福丸。”当乳母抱着襁褓中的孩子低头行礼时，於大从旁插嘴道。

“三郎太郎，过来。”元康后悔自己没带礼物，只好先叫过大一点的三郎太郎，抓起一把点心，放在他手里。

“你是源三郎吗？几岁了？”

“七岁。”

“真乖。”

源三郎捧着点心离开后，元康将手伸向乳母怀中，“长福丸吧。我抱抱。”

乳母看了看於大，便将婴儿递到元康手中。长福丸穿着白绢蓝边的婴儿衣，在襁褓中晃着两只小拳头，看了看元康，将视线转向屋顶。

元康的身体猛地一颤：这个孩子多么像留在骏府的竹千代呀！真是血浓于水啊！伴随着这种感慨，他不禁又思虑起自己能否和儿子竹千代重逢。母亲是盼了十六年才终于见到自己，自己和竹千代难道也将面对那残酷的命运？“真是个乖孩子！”元康道，他没有说长福丸和竹千代很像。

“哪一个更像小时候的元康呢？”元康微笑着问母亲，将长福丸递给乳母。

“还是长福丸更像。”

“哦，长福丸？”元康长长地吐了口气。

“雨真大呀。仿佛大风在吹打着竹林似的。”已经准备好酒宴的久松佐渡守俊胜身穿铠甲，一边说一边走了进来。

俊胜望着元康。对久松而言，元康乃松平氏主君，这一点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首次出征便凭借自己的实力，赢

得了世人的赞赏，成为人们纷纷谈论的话题。听说甚至有人比较，元康和他的祖父清康，究竟谁器量更大。

“他们都与阁下有血缘关系，请多多关照。”

元康听到久松提起三个孩子，重重地点点头：“齐心协力是时候到了。三个孩子当然也可以姓松平，反正我的兄弟不多。”

乌云还未散去。这样的瓢泼大雨，义元的主力是无法前进的。虽说如此，但若义元果真前来，久松还是不可能将城池拱手相让。

“这天一时晴不了。正好让我歇息了一阵。”俊胜道。

未时，雨点终于稀疏起来，元康离开了阿古居城。於大和俊胜一起将他送至城门外。

乱世中的别离，没人知道还能否再见面。元康纵马直奔驿道而去，他在马背上频频回头，用力挥手，“后会有期……”

酉时左右，雨终于停了，但乌云还未散去，天地一片黑暗。於大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给孩子们讲起元康的许多往事。当讲到小时候的元康和长福丸长得很像时，三郎太郎和源三郎都特意凑过来，仔细打量长福丸。

近戌时，久松佐渡守突然脸色苍白地匆匆闯了进来。“夫人，请不要震惊！”他甚至忘了孩子们还在这里，冲口而出，“义元被信长杀了！”

“什么?!”於大一时间竟不能明白这句话的含义。“义元……”她怀疑地问，“真的？”

“此事确定无疑。听说织田大人已经拎着义元的首级，纵马撤回了清洲城……这是前来通报者亲眼所见，不会有假。”

“真难以置信！在哪里展开决战的？”

“田乐洼到桶狭间一带，那里已经变成一片血海，义元的五千大军悉数被杀。”

“那么……那么大高城呢？”

“我正是为此事担心。主公拎着义元的首级，回了清洲城。但依他的脾气，今天夜里或者明日清晨，定会乘势踏平……”久松猛地打住了，他突然想到，据守大高城的元康刚从这里离开。於大不禁泪眼模糊。这次胜利对于织田家是天大的喜讯，却可能将元康置于死地。若织田氏大军压境，即使鬼神也无法守住那个陌生的弹丸小城。

“大人！”於大双眼含泪，声音凄惨，让人听得心如刀割。“大人！妾身盼了十六年才见到自己的孩子，请您不要责怪我。”

“我怎会责怪你呢？我们一无所知时，胜负已定。我也觉得恍如梦中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”

“大人！妾身有个想法，请恕我冒昧。”

“无妨，请讲吧。他是你的儿子，就是为久松家计，也不望他……”

“既这样，就请大人立刻让久六回清洲城。”

“久六……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就说大高城的松平元康经母亲的谆谆劝解，绝不会违抗织田大人。”

“噢！”俊胜猛地拍了拍大腿，“让织田大人不要进攻大高城。”

“是。此间让元康弃城而去。除此以外，别无他法。”

俊胜点点头，立刻转身向外跑去。

於大重又闭上眼，努力调整紊乱的呼吸。一切都是命运！她从未像现在这么慌乱。她做梦也没想到，统治着骏河、远江和三河地区，似乎注定要永远享受荣华富贵的今川义元，现在竟已身首异处，与泥土融为一体……义元让近臣们称他为骏府大人，而不喜欢被称为主公……他的骄傲与奢华，都已成南柯一梦。对女人而言，再也没有比战乱更悲哀、更应该诅咒的了。乱世彻底摧毁了骏河、远江和三河的安定局面，将她们抛进更为悲惨的怒涛之中。今后谁将得势，运势如何呢？於大当然无法预料，但她要竭力保证处理事情时不出差错，至少要让自已的血脉安全存活于世间。

“母亲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源三郎看到父母不寻常的表情和举动，好奇地问。

於大静了片刻，扭头道：“把平野久藏叫来。”她已不能完全依靠丈夫俊胜了，她要发挥自己的才能，拯救家庭和孩子，以免他们被这场怒涛淹没。

长福丸的乳母将平野久藏叫了来。义元被杀的消息已传遍了整个阿古居，人们的眼神都变了。平野久藏已经是个老臣，过去经常和竹之内久六一起前往热田看望元康。他在入口处俯身施礼：“夫人，出了大事。”

“你马上到刈谷去。”於大道，“告诉下野守大人，不要进攻大高城。与其让舅甥互相残杀，不如让元康早早从大高城撤退……如能让元康撤回冈崎城，最好不过。拜托你了！你切切要告诉下野守大人，不要无谓地流血。”此时的於大，已经完全抛开柔和的性情，有如一个乱世女杰，语气不容辩驳。

自元康去了阿古居，冈崎人一直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之

中，直到他平安回到大高城。

老臣们对义元命令元康代替鹤殿长照防守大高城一事颇有异议。因为这座深入织田领内的孤城，随着战事的发展，随时都会变成一座死亡之城。义元对此心如明镜，却让冈崎人在此休整，并命令道：“若织田主力前来攻打大高城，则弃城突围，不可苦战。此举乃我军胜败之关键，万不可粗心大意。”

如遭到织田主力的进攻后弃城而去，冈崎人将完全失去依凭之所。这是义元用以应对万一的奸计。那时，元康弃城逃亡至阿古居，恐是唯一的出路。植村新六郎曾严肃地从旁提醒：“岂有此理！若敌人趁主公不在时来袭怎么办？”元康微笑着安慰道：“当敌我双方都出现意外之时，正是对战的好机会。不必担心，只要今川的主力不出意外，信长就不会进攻大高城。我另有打算。”

打算究竟是什么呢？万一发生意外，冈崎人应逃往何处……元康好像正是为此去久松佐渡守和水野下野守等亲戚处联络。冈崎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送走了元康，不久就下起瓢泼大雨，但一直不见主公回来。当元康一行终于傍晚时分平安回到大高城时，老臣们心头的一块石头方才落了地。接下来就是等待义元到来。

“守住城门，点起火把，立刻造饭。”元康回到内庭后，酒井雅乐助和大久保新八郎亲自巡视全城，加强戒备，命令各处生火造饭。

正在此时，传来了义元被杀的消息。最先听到的，是守在城外的天野三郎兵卫康景。但康景认为此事太难以置信，于是只禀告了石川清兼。石川清兼立刻下令确认消息来源，

并未立刻禀报元康。

暮色四合时，一个武士直奔城门而来。负责防守正门的大久保大声喝问：“什么人？”

那武士跳下马背，一边擦拭脸上的汗水，一边答道：“我是水野下野守信元的家臣浅井六之助道忠，有大事要当面禀报松平大人，请让我进去。”

“住口！水野下野守乃是我们的敌人，我怎会放你堂而皇之地进来。”

“我家城主虽与贵方为敌，但与松平大人毕竟是亲戚。我有秘密使命。如你不放心，可下来检查，如有可疑之处，再杀我不迟。”

听到对方义正词严，大久保忠俊不禁呵呵笑了，“好。我这就去通报，你稍等。”

在大久保忠俊的引领下，浅井六之助道忠来到大厅。

元康已脱去铠甲，刚刚喝完汤，正盘腿坐着。两侧是全副武装的鸟居彦右卫门元忠、石川与七郎数正、阿部善九郎正胜和本多平八郎忠胜。“什么人？”听到脚步声，众人齐声喝道。房内光线十分暗淡，只点了一支蜡烛，如不近前些，根本看不清对方的脸。本多平八郎首先拔出武刀。

“锅之助，是我，是我。”大久保老人一边招呼，一边径直走到元康面前。

“是前辈？来者是谁？”

“小的是水野下野守的使者浅井六之助道忠。”浅井道忠一边回答，一边远远坐下，“我有要紧事，请屏退左右。”他挺起胸膛，凝视着元康。烛光在他清澈如水的眸子中摇曳。

“不行！”大久保老人呵斥道，“这里的人无不和我家主



公同心同德，你尽可放心禀报。”

浅井六之助道忠微微笑了，“好，那小的就据实相告了。今日未时，今川治部大辅义元在田乐洼被织田上总介信长割去了首级，五千主力全军覆没。其他各部因群龙无首，已然溃不成军。”六之助暂停了一下，他想观察元康的反应。元康脸上果然露出惊诧之色，却以异常平静的声音问道：“你要汇报的就是这些？”

六之助点点头，“看在亲戚的情分上，主公命我前来通报。如继续留在大高城，将危如累卵。望大人今夜率领全军主动撤退……这不仅仅是我家主公的意见。”

“还是谁的意见？”

“这……也是阿古居城於大夫人的意见。”

元康脸上浮现出一丝激动，但转瞬即逝。他静静地回头看着本多平八郎，“水野下野守是我们的敌人。此人来路不明，妄图胡言乱语迷惑我们，将他拿下！”

“是！”

“捆起来，立刻送到石川清兼处，令他好好看管，不要让此人逃了。”

“是。把刀交出来。”平八郎猛地站起，大喝一声。浅井六之助道忠微微一笑，顺从地将刀递了过去，“那么，后会有期。您撤退时，在下愿意领路。告辞了！”

浅井道忠被带下去后，座中诸人顿时陷入沉默。

中午还在桶狭间吃午饭，预备今晚进入大高城的今川义元，竟从这个世上消失了？虽然口中说浅井六之助的话不可信，实际上元康对此毫不怀疑。不仅仅是元康，刚才还嘲笑浅井六之助撒谎的大久保老人，也相信了水野家密使的情